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五至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沈以顯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鬼二十

浚儀王氏　章仇兼瓊　李林甫

陳希烈　楊國忠　李叔霽

新繁縣令　姚蕭品　梁守威

浚儀王氏

浚儀王氏士人也葬其母女婿裴郎飲酒醉入冢臥棺

後家人不知遂掩壙後經數日不見裴郎家誣為王氏所殺遂相訟王氏實無此舉家思慮葬日恐在壙中遂開壙得之氣息奄奄以粥灌之數日平復說云初葬之夕酒向醒無由得出舉目竊視見人無數文栢為堂宅宇甚麗王氏先亡長幼皆集衆鬼見裴郎甚驚其間一鬼曰何不殺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柰何欲殺苦爭得免既見長筵美饌歌樂歡洽俄聞云喚裴郎某懼不敢起又聞羣婢連臂踏歌詞曰栢堂新成樂未央迴來迴去繞裴郎有一婢

名穠華以紙燭燒其鼻準成瘡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諸鬼等頻令裴郎歌舞飢請食妻母云鬼食不堪令取瓶中食與之如此數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復有本形像出廣異記

章仇兼瓊

唐天寶中章仇兼瓊為劒南節度數載入朝蜀川有夜义者狀如狂人而言事多中兼瓊將行呼而問之夜义云大使若住蜀有無涯之壽若必入朝不見其吉兼瓊初甚惶懼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漢州入驛墮馬身

死獨心上微煖彭州刺史李先令洛陽尉馬某送藥酒
罨藥兼起居洛陽去漢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漢州入
驛到兼瓊所忽然顛倒而卒後兼瓊乃蘇云地下所由
以馬尉見免馬一死便至其家家人驚異云適爾奉命
還何遽也不言視天太息其妻再問儐從何在又不把
笏何也馬殊不言遽揮使去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
死適於地下苦論地下所由並為他無如之何自念到
官日淺遠客孤弱故還取別舉言悲號又謂其妻曰無

苦我代其死彼亦當有深恤無憂不得還鄉但便爾倉卒死生永隔以此為恨耳言訖不見子等初猶恍然疑之尋見牀舁屍還兼瓊翌日還成都賻馬氏錢五百萬又檄州彭賻五百萬兼還四年秩禄云出廣異記

李林甫

唐李林甫為相既久將以拔禍且天下人多怨頗招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久矣積怨者亦多矣為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

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之得馬自云嘗厠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為他病無所知林甫即資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絶善射者巽而聽之無聞矣乃黙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墮而下又一人踰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長樂之地見歌者

舞者噤而不能囀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隳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以賴此人不然幾為所禍乃貧寠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期十年也出宣室志

陳希烈

陳希烈為相家有鬼焉或詠詩或歌呼聲甚微細激切

而歷歷可聽家人問之曰汝何人而在此鬼曰吾此中戲遊遊畢當去或索衣服或求飲食得之即去不得即駡如此數朝後忽談經史鬼甚博覽家人呼希烈姪壻司直季履濟令與鬼談謂履濟曰吾因行故於此戲聞君特諭今日豁然有事當去君好住因去出紀聞

楊國忠

唐天寶中楊國忠權勢薰灼朝廷無比忽有一婦人詣宅請見閽人拒之婦人大呌曰我有大事要見楊公爾

何阻我若見阻當令火發盡焚楊公之宅閽人懼告國
忠國忠見之婦人謂國忠曰公為相國何不知否泰之
道耶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縱
不節德義不修而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亦久矣畧不
能儆前朝房杜之蹤迹不以社稷為意賢與愚不能別
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大才大德之士伏於林泉曾
不一顧以恩付兵柄以愛使牧民噫欲社稷安而保家
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自何來何造次觸犯

宰相不懼死罪耶婦人曰公自不知死罪翻以我為死罪國忠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不見國忠驚未已又復立於前國忠乃問曰是何妖耶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為宰相雖處輔佐之位而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國朝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胡怒之耶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令我却退胡有功也公胡死也民胡哭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禄山起兵方悟胡字出記聞

李叔霽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趙郡李叔霽與其妻自武關南奔襄陽妻與二子死於路叔霽遊荆楚久之祿山既據東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女各出城採樵遙見犢走甚急有紫衣人騎馬在後車中婦人頻呼各女既近問識我否婢驚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爾獨行妻乃悲泣云行至襄陽叔霽及兩兒並死於賊我緣飢餒攜小兒女嫁此車後人遂與各女見

姑哭畢問姊娣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忽速不可復待留停半日許時民飢姑乃設食粗糲無味妻子於車中取粳米飯及他美饌呼其夫與姑餐餐畢便發臨别之際謂曰此間辛苦亦合少物相留為囊齎已前行今車中唯有一疋半絹且留充衣服深以少為恨也乾元中肅宗尅復二京其姑與子同下揚州月餘叔霽亦至相見悲泣再嘆其妻於客中因産歿故兼小兒女相次夭逝言訖又悲泣姑初慙怍為其姪女為賊所掠及見

叔齊情至因說其事云所著裙即此留絹也叔齊咨嗟

而已吳郡朱敖嘗於陳留賊中識一軍將自言索得叔

齊婦云出廣異記

新繁縣令

新繁縣令妻亡召女工作凶服中有婦人婉麗殊絶縣

令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慘悴言辭頓咽令

怪而問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

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

留銀酒杯一枚為别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為念令贈羅十疋去後恒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縣尉已罷職還鄉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故逺來移轉投刺謁令念待甚厚尉見銀杯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嘆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音旨及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方開棺見婦人抱羅而卧尉怒甚積薪焚之出廣異記

姚蕭品

姚蕭品者杭州錢塘人其家會客因在酒座死經食頃乃活云初見一人來喚意是縣家所用出門看之便被捉去至北郭門有數吏在船中捉者令品牽船品云忝是緒餘未嘗引挽遂被捶擊辭不獲已力為牽之至驛亭橋已八九里所鬼不復防禦因爾疾走得脫也出廣異記

梁守威

唐肅宗時安史之黨方亂邢州正在賊境刺史頗有安

時之志長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辨自負自長安潛行因往邢州欲說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於路旁古墓間忽有一少年手擕一劍亦至呵問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遊說之士欲入邢州說州牧令立功報君少年曰我亦遊說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論以世亂少年曰君見邢牧何辭以說守威曰方今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國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盡滅醜類故不假多辭邢牧其應聲而奉我教也可謂乘勢因時也少年

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太子傳位上皇猶在君以為天下有主耶有歸耶然太子至靈武六軍大臣推戴欲以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為天下主也設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徵兵四海力翦羣盜收復京城唯撫而輯之爵賞軍功亦行後而聞之則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聞自負不孝之名而欲誅不忠之輩答曰欲安天下寧羣盜必待仁主得位君無說邢收我若可說早已說

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畧因長嘆曰我何之昔劉琨聞天下亂而喜我今遇天下亂而憂少年乃命行詣一大林及達曙至林下見百餘人皆擐甲執兵乃少年之從者少年索酒饌同歡話而别謂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當聽之但回長安必可取爵禄也太子新授位自賤而貴者多矣關内亂之極也人皆思治願安君但以治平之術關内諸侯因依而進何慮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謝而回纔行十步已來顧之不見乃却詣林下訪之唯見

壞墓甚多出瀟湘録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鬼二十一

常夷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史雅有文藝性耿正清直

以世業自尚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黄衫小兒齎書直至閤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近在西岡幸為善鄰思奉顔色末有一詩具陳云平生遊城郭殂没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絶車馬好甘隨狐兎羣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為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千年何旦暮一室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門倘無隔向與折龍

津其紙墨皆故弊常表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乃為答書慇懃切至仍直尅期請與相見既去令隨視之至舍西一里許入古墳中至期表為具酒果須臾聞扣門見前小兒云朱秀才來謁表束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單衣曳履可年五十許風度閑和雅有清致與相勞苦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宦情屏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欽風味幽明路絕遂廢將迎幸因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欝積何樂如之表答曰

僕以暗劣不意冥靈所在咫尺久闕承稟幸蒙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噉果飲酒問其梁陳間事歷歷分明自云朱异從子說异事武帝恩幸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麈尾林邑所獻七寶澡瓶沉香鏤枕皆帝所秘惜常於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异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玄鵠四雙翔遶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諱之為湘東鎮荆州王嘗使博士講論語至於見瞽者必變色語不為隱帝大怒乃酖殺之又嘗破北虜

手斬一裨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
沈約母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受
印綬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已來
命婦未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
會客向空大噓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簡文
帝詔襄陽造鳳林寺少剎柱木未至津吏於江中獲一
樟木正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貴嬪柩涕泣不絕
卧痛潰爛面盡生瘡侯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

既敕進粥宫中無米於黄門布囊中齎得四升食盡遂絶所求不給而崩景所得梁人為長枷悉納其頭命軍士以三投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説陳武徵時家甚貧為人庸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擔竿繫甚困即祚後滅包氏此皆史所脱遺事類甚多不可悉載後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甚清舉甚成密交吏家有吉凶皆預報之後吏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

君為長史吾亦預巡察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生人會當有死縱復彊延數年何如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夷遂欣然不加藥療數日而卒出廣異記

張守一

乾元有張守一為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當早朝有白頭老人傴僂策杖詣馬前拜謝守一問故請避從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賤無以報德明公倘有助身之求或能致

耳請受敎守一曰賢子無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當此忝列九卿頗得自給幸無勞苦再三慰遣之鬼曰當爾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見俄爾有詔賜城中縱觀守一於會中窺見士人家女姿色艷絶相悅之而防閑甚急計無從出試呼前鬼頗能為我致否言訖即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時纔可七日曰足矣得非變化相感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僕以他物代取其身遂營寂静之處設帷帳有頃奄然而至良久寤驚曰此何

處唯守一及鬼在傍紿云此是天上天使因與欵昵情愛甚切至七日謂女曰天上人間當隔異歡會尚淺便爾乖離如何因流涕取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後私覘女家云家女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後經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名便當永訣今奉藥一丸此能點化雜骨為骨髑刀把之良者顧公寶之有急當用因歔欷而去藥如雞卵許大至武太后時守一以持法寬平為酷吏所搆流徙嶺表資用窘竭乃以藥點骨信然之取

給藥盡遂卒出廣異記

鄭望

乾元中有鄭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至五六里而昏黑忽於道側見人家試問門者云是王將軍與其亡父有舊望甚喜乃通名參承將軍出與望相見敘悲泣人事備之因爾留宿為設饌飲中夜酒酣令呼蘧蒢三娘唱歌送酒少間三娘至容色甚麗尤工唱阿鵲鹽及曉别去將軍夫人傳語令買錦袴及頭髻花紅

朱粉等後數月東歸過送所求物將軍相見歡甚留宿如初望問何以不見遽蒢三娘將軍云已隨其夫還京以明日辭去出門不復見宅但餘丘隴望憮然却迴至野狐泉問居人曰是王將軍塚塚邊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葦蓆裹屍葬將軍墳側故呼曰遽蒢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尸歸葬長安訖出玄怪錄

宇文覿

韓徹者以乾元中任隴州吳山令素與進士宇文覿辛

稷等相善並隨徹至吳山讀書兼許秋賦之給吳山縣令號凶闕前任多死令廳有大槐樹覿稷等意是精魅所憑私與典正欲徹不在斫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徹徹謂二子曰命在於天貴不在樹子等無然其謀遂止後數日覿稷行樹得一孔旁甚潤澤中有青氣上昇為雲伺徹還寢乃命縣人掘之深數尺得一塚塚中有棺木而已爛壞有少齒髮及脛骨胯骨猶在遙望西北陬有一物衆謂是怪異乃以五千顧二人取之初緫然畫

燭一束二人背刀緣索徃視其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檎縋夾等物瀉出地上悉如烟銷徹至命佐史收骨髮以新棺斂葬諸野佐史偷錢用小書函折骨埋之既至舍倉卒欲死家人白徹徹令巫視之巫於徹前靈語云已是晉將軍契苾鍔身以戰死受葬於此縣立冢近馬坊恒苦糞穢欲求遷改前後累有所白多遇令死人遂令寘苦無可上達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錢市櫬甚恵厚胥吏酷惡乃以書函見貯骨髮骨長函短斷我胯脛

不勝楚痛故復讐之耳徹辭謝數日自陳為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偽欺當令市櫬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誠幸也又靈語云尋當釋之然創造此謀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珮戴豈敢忘之辛侯不久自當擢禄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無位雖獲一第終不及禄且多厄難我當救其三死若忽為官雖我亦不能救言畢乃去佐史見釋方獲禮葬甋家在岐山久之鍔忽空中語云七郎夫人在莊疾亟適已往彼營救令亦小瘥尋有莊

人來報可無懼也若還妻可之後慎無食馬肉須臾使王具如所白覿入門其妻亦愈會莊客馬駒死以熟腸及肉餽覿覿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亂悶而絕氣者數矣忽聞鍔言云令君勿食馬何故違約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無活理我在亦無苦也遂令左右執筆疏方藥至服之乃愈後覿還吳山會岐州土賊欲僭偽號署置百官覿有名被署中書舍人賊尋被官兵所殺覿等七十餘人繫州獄十人鍔復至覿妻所語云七郎犯

事我在地中大為求請然要三千貫錢妻辭貧家實不
能辦鍔曰地府所用是人間紙錢妻云紙錢當力辦之
焚畢復至獄中謂覿曰我適於夫人三千貫為君屬請
事亦解矣有劉使君至者即當得放飽食無憂也尋而
詔用劉晏為隴州刺史辭日奏曰郢汚名賢曾未相見
所由但以為逆所引悉皆繫獄臣至州日請一切釋免
上可其奏晏至州上畢悉名獄囚宣敕放之覿既以為
賊所署恥而還家半歲餘呂崇賁為河東節度求書記

之士在朝多言覿者崇貢奏覿左衛兵曹河東書記敕
賜衣一襲崇貢送絹百疋敕至覿甚喜受敕衣緑裳西
向拜蹈奴忽倒地鍔靈語嘆息久之謂覿勿令作官何
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覿云今却還之如何答云已
受官畢何謂復還千萬珍重不復來矣後四日覿遇疾
卒初女巫見鍔衣冠甚偉髯髮洞赤狀若今之庫莫奚
云出廣異記

李瑩

壽昌令趙郡李塋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初隨諸兄南渡卒葬於吴之海鹽其親兄岷莊在濟源有妹寡居去莊十餘里禄山之亂不獲南出上元中忽見妹還問其由來云為賊所掠言對有理家人不之詰娣以亂故恐不相全倉卒將嫁近莊張氏積四五年有子一人性甚明惠靡所不了恒於岷家獨鏁一房來去安堵岷家田地多為人所影占皆公訟收復之永泰中國步既清岷及諸弟自江東入京參選事畢還莊欲至數百里妹

在莊忽謂婢云諸兄弟等數日當至我須暫住張家又過娣別娣問其故曰頻夢云爾婢送至中路遣婢還行十餘步回顧不復見婢頗怪之後二日張氏報云已死姨及外甥等悲泣適已而諸兄弟遂至因發張氏妹喪岷言渠上元中死殯在海鹽何得至此恐其鬼魅因往張家臨視舉被不復見屍驗其衣鏡皆入棺時物子亦尋死出廣異記

裴瞰

河東裴臧幼好彈箏時有彈箏師善為新曲臧妹欲就學難其親受於是臧就學轉授其妹遂有能名久之臧客江湘卒於南楚母妹在家臧忽輕身獨還家驚喜問其故云囊齎并奴等在後日暮方至歡慶之後因求箏彈復令其妹理曲有所誤錯悉皆正之累正十餘曲因不復見須臾喪輿乃至云出廣異記

李氏

上都來庭里婦人李氏者晝坐家堂忽見其夫亡娣身

衣白服戴布幞巾遥來逐巳李氏遽牀避走追逐不止乃出門絶騁𡾊嶇之中莫敢支吾救援之者有北門萬騎卒以馬鞭擊之隨手而消止有幞頭布奄然至地其下得一髑髏骨焉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鬼二十二

韋璜

潞城縣令周混妻者姓韋名璜容色妍麗性多黠惠恒與其嫂妹若雲若月約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報後適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餘忽至其家空間靈語謂家人曰本期相報故以是來我已見閻羅王兼親屬家人問見鑊湯劒樹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見是事後復附婢靈語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粧梳所以見召明日事了當復來耳明日婢又靈語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極榮貴令我為女作粧令得胭脂及粉來與諸女因而

開手有胭脂及赤與粉並不異人間物又云府君家撒帳
錢甚大四十鬼不能舉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錢錢大
如盞復謂府君知我善染紅乃令我染我辭已雖染不親
下手平素是家婢所以但承已指揮耳府君令我取婢令
不得已暫將婢去明日當遣之還女云一家唯仰此婢奈
何奪之韋云但借兩日耳若過兩日汝宜擊磬呼之夫磬
聲一振鬼神畢聞婢忽氣盡經二日不返女等鳴磬少選
復空中語云我朝染畢已遣婢還何以不至當是迷路耳

須臾婢至乃活兩手忽變作深紅色又制五言詩與妹嫂夫數首其寄妹詩云修短各有分浮華亦非真斷腸泉壤下幽憂難具陳淒淒白楊風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題云泉臺客人韋璜詩云不得長相守青春夭舜華舊遊今永已泉路却為家其二早知别離切人心悔作從來恩愛深黄泉冥寞雖長逝白日屏帷還重尋贈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詩曰赤心用盡為相知慮後防前秖定疑案牘可申生節目桃符雖聖欲何為見其親說云爾出廣異記

薛萬石

薛萬石河東人廣德初淅東觀察薛兼訓用萬石爲永嘉令數月忽謂其妻曰後十日家内食盡食盡時我亦當死米穀荒貴爲之柰何婦曰君身康强何爲自作不祥之語萬石云死甚可惡有言者不得已耳至期果暴卒殮畢棺中忽令呼録事佐史等既至謂曰萬石不幸身死言之悽愴然自此未嘗擾君令妻子飢窮遠歸無路所相名者欲以親愛累君爾時永嘉米貴斗至萬錢

萬石於録事已下求米有差吏人凶懼罔不依送迨至
丞尉亦有贈後數日謂家人曰我暫往越州謁見薛公
汝輩既有糧食吾不憂矣自爾十餘日無言婦悲泣疲
頓晝寢忽聞其語驚起曰君何所來答曰吾從越還中
丞已知吾亡見令張卿來迎又為見兩女擇得兩壻兄
弟之情可為厚矣宜速裝飾張卿到來即可便發不爾
當罹山賊之劫第宜速去也家人因是裝束會卿至即
曰道途去永嘉二百里温州為賊所破家人在道危急

即焚香諮白必有所言不問即否親見家人白之出廣異記

范俶

范俶者廣德初於蘇州開酒肆日晚有婦人從門過色態甚異俶留宿婦人初不辭讓乃秉燭以髮覆面向暗而坐其夜與申宴私之好未明求去云失梳子覓不得臨别之際嚙俶臂而去及曉於牀前得一紙梳心甚惡之因而體痛紅腫六七日死矣出廣異記

李澣

河中少尹李澣以廣德二年夏初七日家人設齋畢忽於中門見澣獨騎從門而入奴等再拜持澣下馬入座於西廊諸子拜謁泣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攪亡者心耳判屬家事久之澣先娶項妃妹生子四人項卒再娶河南竇滔女有美色特為澣所愛時竇懼不出澣使呼之逆謂之曰生死雖殊至於恩情所未嘗替何懼而不出耶每在地下聞君哭聲輒令悽斷悲卿亦壽命不永於我相去不出二年夫妻義重如今同行豈不樂

乎人生會當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人間為勝卿意如何
竇初不言瀚云卿欲不從亦不及矣後日當使車騎至
此相迎幸無辭也遂呼諸婢謂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
亦宜從行復取其妻衣服手自別之分為數袋以付四
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子來又謂諸子曰吾雖先婚汝
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見不宜以汝母與吾合葬可以竇
氏同穴若違吾言神道是殛言畢便出奴等送至門外
見瀚馭騎走而從東轉西不復見後日車騎至門他人

不之見唯四婢者見之便裝束賫取所選衣服與家人訣遂各倒地死亡出廣異記

張勍

代宗時河朔未寧寇賊劫掠張勍者恒陽人也因出遊被掠其後亦自聚衆因殺害行旅而誓不傷恒陽人一日引衆千人至恒陽東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列花燭奏歌樂與數婦人同行見勍遥叱之曰官軍耶賊黨耶勍左右曰張將軍也行人曰張將軍是

綠林將軍耶又何軍容之整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勍請殺之因領小將百人與戰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二三十人合戰多傷士卒勍怒自領兵直前又數戰不利內一人自稱幽地王得恒陽王女為妻今來親迎比夜静月下涉原野欲避繁雜不謂偶逢將軍候從無禮方叱止之因不犯將軍之怒然素聞將軍誓言不害恒陽人將軍幸不違言以恒陽之故勍許捨之乃曰君輩皆捨婦人即留對曰留婦人即不可欲鬭即可勍又入戰復

不利勍欲退左右皆憤惌顧死格遂盡出其兵分三隊更鬭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劒出入如風勍懼乃力止左右勍獨退而問曰君兵士是人也非人也何不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為短賊之長行不平之事而復欲與我陰軍競力也勍方下馬再拜又謂勍曰安禄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為盜奚不以衆歸之自當富貴勍又拜曰我無戰術偶然賊衆推我為長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勍得此書頗達兵術尋

以兵歸史思明果用之為將數年而卒出瀟湘録

牛爽

永泰中牛爽授廬州別駕將之任有乳母乘驢為鐙研破股歲餘瘡不差一旦苦瘡痒抑搔之若虫形狀忽有數蟬從瘡中飛出集庭樹悲鳴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頗通神鬼巫至向樹呵之咄咄人詰之答見一鬼黑衣冠據枝間以手指蟬以導其詞曰東堂下余所處享我致福欺我致禍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竈神耳爽

不信之網蟬殺之逐巫者後歳餘無異變爽有三女在閨房夏月夜褰閨爽忽覺前牀有一長大尸白衾覆而殭卧爽大怖私語其妻妻見甚懾爽嘗畜寶劍潜取擊之劃然而内驚呌及燭失其鬼而閨中長女腰斷矣流血滿地爽驚慟失據大小亂哭莫知其由既後半年夜晦㝠爽列燈於奥方寢心動驚覺又見前鬼在牀爽神迷倉卒復刎之斷去閨中亂喧次女又斷腰矣舉家惶振議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與競爽終不改明年又

見卒殺三女而親友强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蟬言後有華岳道士褚乘霞善驅除素與爽善聞之而來郡以是宅凶廢之霞至獨入結壇守其日暮内聞雷霆搜索及明發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鍬鍤發堂下丈餘得古墳銘曰卓女墳道士説宵中初有甲兵與霞戰鬼敗而潰散須臾有一女子言二十許叩頭謝言是卓女郎霞讓之答曰非某過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盡且不修德而强𫝊誣欺自當爾乘霞遂徙其墳宅後不復凶

矣出通幽録

李咸

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咸居相衞間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傳次鄧州夜宿郵之廳時夏月二人各據一牀於東西間僕隷息外舍二人相與言論將夕各罷息而王生竊不得寐三更後雲月朦朧而王卧視庭木陰宇蕭蕭然忽見厨屏間有一婦人窺覘去而復還者再三須臾出半身緑裙紅衫素顏奪目時又竊見李生

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謂李昔日有契又必謂婦人是驛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窺其變俄而李子起就婦人相執於屏間語切切然久之遂攜手大門外王生潛行陰處遙覘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須臾見李獨歸行甚急婦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厨取燭開出書笥顔色慘悽取紙筆作書又取衣物等皆緘題之王生竊見之直謂封衣以遺婦人輒不忍驚伺其睡乃擬掩執封衣畢置牀上却出顧王生且睡遂出屏與婦人語久之把被

俱入下廳偏院院中有堂堂有牀帳供樹森森然既入食頃王生自度曰我往襲之必同私狎乃持所卧枕往潛欲驚之比至入簾正見李生卧於牀而婦人以披帛絞李之頸咯咯然垂死婦人白面長三尺餘不見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倉卒驚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婦人遂走王生乘勢奔逐直入西北隅厨屋中據牀坐頭及屋梁久之方滅童隷聞呼聲悉起見李生斃七竅流血心猶稍煖耳方為招魂將養及明而蘇王生取所封

書開視之乃是寄書與家人敘以辭訣衣物爲信念不陳所往但詞句鄭重讀書惻愴及李生能言問之都不省記但言髣髴夢一麗人相誘去耳諸不記焉驛之故吏云舊傳厠有神先天中已曾殺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則說勸人夜不令獨寐出通幽錄

李晝

李晝爲許州吏莊在扶溝永泰二年春因清明歸欲至伯梁河先是路旁有塚去路約二十步其上無草牧童

所戲其夜李畫忽見塜上有穴大如盤兼有火光晝異之下馬躋塜焉見五女子衣華服依五方坐而紉針俱低頭就燭矻矻不歇晝叱之一聲五燭皆滅五女亦失所在晝恐上馬而走未上大路五炬火從塜出逐晝晝走不能脫以鞭揮拂為火所爇近行十里方達伯梁河有犬至方滅明日看馬尾被燒盡及股脛亦燒損自後遂目此為五女塜今存焉出博異志

元載

大歷九年春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早入朝有獻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載讀載云候至中書當為看人言若不能讀請自誦一首誦畢不見方知非人耳詩曰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絮海燕啣泥欲下來屋裏無人却飛去載後竟破家妻子被殺云出玄怪録

蕭審

蕭審者工部尚書旻之子永泰中為長洲令性貪暴然有理跡邑人懼憚焉審居長洲三年前後取受無紀極

四年五月守門者見紫衣人三十餘騎從外入門迎問所以騎初不言直至堂院廳内治書者皆見門者走入白審曰適有紫衣將軍三十騎直入不待通審問其人安在焉得不見門者出至廳須臾見騎從内出以白衫蒙審步行門者又曰奇事審顧不言諸吏送至門不復見俄聞内哭方委審卒後七日其弟宇復墓忽倒地作審靈語責宇不了家事數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將吾米二百石絹八十疋經紀求利令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

矣明日食時爲物色捉之于還至舍記事白嫂婢爾日亦靈語云然于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絹具在初又云米是巳錢絹是枉法物可施之于竟施絹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七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鬼二十三

盧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公佐　竇裕　商順

李載　高勵　蕭遇

朱自勸

盧仲海

大歷四年處士盧仲海與從叔纘客於吳夜就主人飲歡甚大醉郡屬皆散而纘大吐甚因更深無救者獨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之物藥以護之半夜纘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尚煖計無所出忽思禮有招魂望反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說招魂之驗乃大呼纘名連聲不息數萬計忽蘇而能言曰呼賴爾救我即問其狀答曰我向被數吏引言郎中令邀迎問其名乃稱尹逡巡至宅門閥甚峻車馬極盛引入尹迎勞曰飲道如何常思曩日破酒縱思

忽承戾止浣濯難申故奉迎耳乃逘入詣竹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眪矅妓樂雲集吾意且洽都忘行李之事中宴之際忽聞爾喚聲衆樂齊奏心神已眩爵行無數吾始忘之俄頃又聞爾喚聲且悲我心惻然如是數四且心不便請辭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來當或繼請授吾職事吾向以虛諾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却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夢今但畏再命爲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隱

復無可行前事既驗當復執用耳因焚香誦咒以備之言語之際忽然又没仲海又呼之聲且哀厲激切直至欲明方蘇曰還賴爾呼我我向復飲至於酣暢坐寮徑醉主人方敕文牒管我職聞爾喚聲哀厲依前惻怛主人訝我不怡又暫乞犯責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留未訣雞鳴興陰物向息又聞鬼神不越疆吾與爾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計也即具舟倍道併行而愈

王岳

太原王垂與范陽盧收友善唐大歷初嘗乘舟於淮浙往來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於樹下容色殊麗衣服甚華負一錦囊王盧相謂曰婦人獨息婦囊可圖耳乃彌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虛舟且便可寄爾婦人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之婦人正容曰暫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怍垂善鼓琴以琴悅之婦人美艷粲然二人振蕩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婦人曰少所習王生

拱琴以授乃撫軫泛弄冷然王生曰未嘗聞之有以見文君之誠心矣婦人笑曰妾相之深沉也遂稍親合其談諧恵辨不可言相視感悅是夕與埀偶㑹船前妆稍被隅礙而深嘆慕夜深妆竊探囊中物視之滿囊髑髏耳妆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於埀聽其私狎甚繾綣既而天明婦人有故暫下妆告埀埀大懾曰計將安出妆曰宜伏簣下如其言須臾婦人來問王生安在妆紿之曰適上岸矣婦人甚劇委妆而追埀望之稍遠乃棄

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處鬧半夜後婦人至直入船拽垂頭婦人四面有眼腥穢甚嚙咬垂垂困二人大呼衆船皆助遂失婦人明日得紙梳於席上垂數月而卒出通幽記

武丘寺

蘇州武丘寺山嶔崟石林玲瓏樓雉叠起緑雲窈窕入者忘歸大歷初寺僧夜見二白衣上樓竟不下尋之無所見明日峻高上見題三首信鬼語也其詞曰幽明雖

異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其二示高幽獨居

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南山接幽隴幽隴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況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其三答神處幽子

仙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圍我門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上有墓林古塚累累其文尚存焉

出通幽記

李公佐

李公佐大歷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庾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騶呵避書吏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大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軻索斷紫衣曰檢簿遂見數吏檢之曰合取廬州某里張道妻脊筋修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迴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姨家尚無恙經宿患背痛半日而卒出酉陽雜俎

竇裕

大歷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常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别有年矣聲塵兩絶莫知其適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晴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來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見之甚覺類竇裕特起與語未及遂無

見矣乃嘆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爲鬼耶明日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其路前有識者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即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即致奠拜泣而去出宣室志

商順

丹陽商順娶吳郡張昶女昶爲京兆少尹卒葬滻水東去其別業十里順選集在長安久之張氏使奴入城迎

商郎順日暮與俱往奴盜飲極醉與順相失不覺其城門已閉無如之何乃獨前行天漸昏黑雨雪交下郎來驢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驢所詣計行十數里而不得見村墅轉入深草苦寒甚戰少頃至一澗澗南望見燈火順甚喜行至乃柴籬茅屋數間扣門數百下方應順問曰遠客迷路苦寒暫欲寄宿應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狹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郎乃問張尹庄去此幾許曰近西南四五里順以路近可到乃

出澗西南行十餘里不至庄雨雪轉甚順自審必死既不可行欲何之乃縶驢於桑下倚樹而坐須臾見一物狀若燭籠光照數丈直詣順前尺餘而止順初甚懼尋而問曰得非張公神靈導引余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當示歸路視光中有小道順乃乘驢隨之稍近火移恒在前尺餘行六七里望見持火來迎籠火遂滅及火至乃張氏守塋奴也順問何以知巳來奴云適聞郎君大呼某言商郎從東來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

奴盧中明旦方去出廣異記

李載

大歷七年轉運使吏部劉晏在部為尚書大理評事李載攝監察御史知福建留後載於建州浦城置使院浦城至建州七百里猶為清涼載心懼瘴癘不樂職事經半載卒後一日復生如故家人進食載如平常食之謂家人曰已死今暫還者了使事耳乃追其下未了者使知一切交割付之後修狀與尚書別兼作遺書處分家

事妻崔氏先亡左右唯一小女因謂小妻我死地下見舅我言有汝其人甚怒將欲有所不相利益為之柰何今日欲至不宜久留也言訖分財與之使行官送還北小妻便爾下船行時尚闕未即就路載亦知之名行官至杖五下使騶去事畢食訖遂卒出廣異記

高勵

高勵者崔士光之丈人也夏日在其庄前桑下看人家打麥見一人從東走馬來至勵再拜云請治馬足勵云

我非馬醫焉得療馬其人笑云但為膠黏即得勵初不解其言其人乃告曰我非人是鬼耳此馬是木馬君但洋膠黏之便濟行程勵乃取膠煮爛出至馬所已見變是木馬病在前足因為黏之送膠還舍及出見人已在馬邊馬甚駿還謝勵訖便上馬而去出廣異記

蕭遇

信州刺史蕭遇少孤不知母墓數十年將改葬舊塋在都既至啓乃悞開盧會昌墓既而知其非號痛而歸聞

河陽方士道華者善名鬼乃厚幣以迎既至具以情訴華曰試可耳乃置壇潔誠立名盧會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偉呵之曰蕭郎中太夫人塋被爾墓侵雜使其迷悮急急尋求不爾當旦夕加罪會昌再拜曰其賤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則不知矣但管內無蕭郎中太夫人墓當為索之以旦日為期及朝華與遇俱往行里餘遙見會昌奔來曰吾緣尋索頗擾鬼神令使按責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訖而滅二人去之數

日顧視見青黑氣覆地竟日乃散既而會昌來曰吾為君尋求大受陰司譴罰今計窮矣請辭去罷歸河陽遇號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夢中聞戶外有聲呼遇小名曰吾是爾母遇驚走出戶拜迎見其母母從暗中出遇與相見如平生謂遇曰汝至孝動天誠達星神祇靈降鑒令我與汝相見悲愴盈懷遇號慟久之又嘆曰吾家孝子有聞於天雖在泉壤甚為衆流所仰然孝子之感天達神非惟毀形滅性所尚由哀耳因與遇論幽冥

報應之旨性命變通之道乃曰禍福由人但可累德上天下臨實如影響其有樹善不感者皆是心不固耳言敘久之遇悲慰感激曰不意更聞過獎之言庶萬分不恨矣乃述迷悞塋域之根乃曰吾來亦為此年歲寖遠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見烏鵲羣集其下是也又曰若護我西行當以二魂與入關問其故答曰為叔母在此亦須歸鄉遇曰叔母為誰耶母曰叔母則是汝外婆吾亦自呼

作叔母憐吾孤獨嘗從咸陽來此伴吾後因神祇隔絶不得去故要二魂與耳言訖而去倏忽不見遇哀號待曉即於烏鵲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於下得母墓方得合葬出通幽記

朱自勸

吳縣朱自勸以寶應年亡大歷三年其女寺尼某令婢往市買胡餅充齋饌物於河西見自勸與數騎賔從二十人狀如為官見婢歔欷問汝和尚好在將安之婢云

命市胡餅作齋勸云吾此正復有餅迴命從者以三十
餅兼傳問訊婢至寺白尼尼悲泣不食餅為衆人所食
後十餘日婢往市路又見自勸慰問如初復謂婢曰汝
和尚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餅亦復不食今可
將三十餅往宜令食也婢還終不食後十日婢於市復
見自勸問訊畢謂婢曰方冬嚴寒聞汝和尚未挾纊今
附絹二疋與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還以絹授尼尼以
一疋製袴一留貯之後十餘日婢復遇自勸謂曰有客

數十人可持二絹令和尚於房中作饌為午食明日子時吾當來彼婢還尼賣絹市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瞑眛久之靈語因言客至婢起祗供食食方畢又言曰和尚好住吾與諸客飲食致飽今往已婢送自勸出門久之方悟自爾不見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八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鬼二十四

羅元則　李元平　劉參

閻敬立　崔書生　李則

陸憑　尋陽李生

羅元則

歷陽羅元則嘗乘舟往廣陵道遇雨有一人求寄載元

則引船載之祭其似長者供待甚厚無他裝囊但有書
函一枚元則竊異之夜與同卧旦至一村乃求暫下岸
少頃當還君可駐船見待慎無發我函中書也許之乃
下去須臾聞村中哭聲則知有異乃竊其書視之曰某
日至某村當取某乙其村名良是元則名次在其下元
則甚懼而鬼還責曰君何視我書函元則乃前自陳伏
因乞哀甚苦鬼愍然謂君嘗負人否元則熟思之曰平
生唯有奪同縣張明通十畝田遂至失業其人身已死

矣鬼曰此人訢君耳元則泣曰父母年老惟恃元則一身幸見恩貸良久曰念君厚恩相載今捨去君當趨歸三年無出門此後可延十年耳即下船去元則歸家中歲餘其父使至田中收稻即固辭之父怒曰田家當自力乃欲偷安甘寢妄為妖辭耶將杖之元則不得巳乃出門即見前鬼髠頭裸體背盡瘡爛前持曰吾為君至此又不能自保惜今既相逢不能相置元則曰捨我辭二親鬼許具以白父言訖奄然遂絶其父方痛恨之月餘亦卒出廣異記

李元平

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歴五年客於東陽精舍讀書歳餘暮際忽有一美女服紅羅裙襦容色甚麗有青衣婢隨來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悅而趍之問以所適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識遽爾見逼非所望王孫也元平初不酬對但求拜見須臾女從中出相見忻悦有如舊識歡言者久之謂元平曰所以来者亦欲見君論宿昔事我已非人君無懼乎元平心既

相悅略無疑阻謂女曰任當言之僕亦何懼女云已大
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門夫恒在使君家長
直雖生於貧賤而容止可悅我以因緣之故私與交通
君纔百日患霍亂沒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
千眼菩薩呪所願後身各生貴家重為婚姻以朱筆塗
君左股為志君試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驗矣元平自視
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歡愜亦甚欲曙
忽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得久留意甚悢悢言訖悲涕

云後身父今為縣令及我年十六當得方伯此時方合為婚姻未間幸無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欲婚亦不可得言訖訣去出廣異記

劉參

唐建中二年江淮訛言有厲鬼自湖南來或曰毛鬼或曰毛人報不恒其稱而鬼變化無方人言鬼好食人心少女稚男全取之民恐懼多聚居夜烈火不敢寐持弓刀以備每鬼入一家萬家擊板及銅器為聲聲振天地

人有狂懾而死者所在如此官禁不能息前兖州功曹劉參者舊業淮泗因家廣陵有男六人皆好勇劉氏率其子操弓矢夜守有數女閉堂内諸郎巡外夜半後天色暝晦忽聞堂中驚呌言鬼已在堂中諸郎駭既閉戶無因入救乃守窺之見一物方如牀毛鬛如蝟高三四尺四面有足轉走堂内旁又有鬼玄毛披體爪牙如劍把小女置毛牀上更擒次女事且迫矣諸郎壞壁而入以射毛牀毛牀走其鬼亦走須臾失鬼所在而毛牀東

奔中鏃百數且不能走一人擒得抱其毛力扞之食頃俱墮河梁大呼曰我今抱得鬼鬼困急以火相救及以火照之但見抱橋柱耳劉子盡爪損小女遺於路居數日營中一卒夜見毛鬼飛馳屋上射之不可𠮟呼頗動衆明日伏罪以令百姓因而有盜竊託以妖妄既而自彌亦不知其然出通幽記

閻敬立

興元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閻敬立為段秀實告密使潛

途出鳳翔山夜欲抵太平舘其舘移十里舊舘無人已久敬立誤入之但訝蕪纏澁即有二皂衫人迎門而拜控轡至廳即問此舘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對曰亦可住既坐亦如當舘驛之禮須臾皂衫人通曰知舘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俶敬立見之問曰此舘甚荒蕪何也對曰今天下榛莽非獨此舘宮闕尚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語論皆出人右俶乃云此舘所用並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崑崙奴一名道奴一名知遠權

且應奉爾敬立因於燭下細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崑崙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儆家人也令覘厨中有三數婢供饌具甚忙信是無所疑良久盤筵至食精敬立與儆同飡甚飽畜僕等皆如法乃寢敬立問儆曰緣倍程行馬瘦甚可别假一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駕欲發儆又具饌亦如法儆處分知遠取西槽馬送大使至前舘兼令道奴被東槽馬我餞送大使至上路須臾馬至敬立乃乘西槽馬而行儆亦行可

二里俶即却迴執别與於常舘官别後數里敬立覺所
借馬有人糞之穢俄而漸盛乃換已馬被馱而行四五
里東方似明前舘方有吏迎拜敬立驚曰吾纔發舘耳
曰前舘無人大使何以宿大訝及問所送僕馬俱已不
見其所馱輜重已却迴百餘步置路側至前舘舘吏曰
昔有前官鳳州河池縣尉劉少府殯宫在彼舘後園久
已頹毀敬立却迴驗之廢舘更無物唯墻後有古殯宫
東廄前有搭鞍木馬西側中有高脚木馬門前廢堠子

二殯宫前有㝠器數人漸覺喉中有生食氣須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朽爛氣如黄衣麴塵之色斯乃櫬中送亡人之食也童僕皆大吐三日方復舊出博異記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往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甞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壠之間日已晚歇馬於古道左比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栢間崔閑步劘逼漸近乃以袂掩面而足

跙跌蹶屨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絶代之
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而愴惶於墟間
耶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
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僂而緩逐之以覩其遠近耳美
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哆
口坌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來數處求之不得擁馬
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立以俟崔漸近乃拜謝崔曰
郎君愍小娘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

至莊可矣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
被酒興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盛
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
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生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郵
以僕馬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戴佩
且憩即當奉邀青衣數人更出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
邀崔入宅既見乃命食食果酒至從容叙言某王氏外
生女麗艷精巧人間無雙欲侍君子巾櫛何如崔遜遜

者因酒拜謝於座側俄命生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
遊歡洽無不酣暢王氏常呼其姨曰王姨王姨好與崔
生長行愛崔口脂合子王姨輸則有玉環相酬崔輸且
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半已輸王姨崔亦贏玉
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
後門出纔出妻已不見但自於一穴中唯見芫花半落
松風晚清黄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
衣帶却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鍬鍤發掘一

墓穴已至櫬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王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生外生先歿後令與生同葬棺柩儼然開櫬中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略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崔生問僕人但見郎君入栢林尋覔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誤也王姨呼崔生奴僕為賊耳崔生感之急為掩瘞仍舊矣出博物志

李則

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歛有一朱衣人來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人子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尸共卧在牀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出獨異志）

陸憑

吳郡陸憑少有志行神彩秀澈篤信謙讓家於湖州長城性悅山水一聞奇麗千里而往其蹤逸未嘗寧居貞

元乙丑歲三月遊永嘉遘疾而歿憑素與吳興沈甚友善甚夢憑顔色顦顇曰我遊至永嘉苦疾將困君為知我者願託家事甚悲之又叙舊歡宴語久之因述文章話虛無之事乃謂甚曰贈君浮雲詩一篇以寄其懷詩曰虛虛復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數四臨去曰憑船已發來明日午時到此執手而去及覺所記甚分明乃書而録之如期而憑喪船至甚撫孤而慟賻助倍禮詞人楊丹為之誌具旌神感銘曰

篤生府君美秀而文沒而不起寄音浮雲出通幽錄

潯陽李生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潯陽途次商洛會漢南節使入覲為道騎所迫四顧唯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徒見荆棘之深有殯宫在焉生遂投歷其中使既過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幾何乃嘆曰吾之寄是豈非命哉於是止於殯宫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第南歸至此為府公前驅所迫既不得進又不

得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旣而閑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洞見又有殯宫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漸近乃一女子粧飾嚴麗短不盡尺至殯宫南入穴中生且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歎無足怪矣其人乃去歸殯宫下生明日至逆旅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為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

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九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　　宋　李昉等　編

鬼二十五

韓弇　　盧頊　　李章武

韓弇

河中節度使侍中渾瑊與西蕃會盟蕃戎背信掌書記韓弇遇害弇素與櫟陽尉李績友因晝寢忽夢弇被髮披衣面目盡血績初不識乃稱姓名相勞勉如平生謂績曰今

從禿髮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辱不可言間來奉詣耳別後有一詩奉呈悲吟曰我有敵國讐無人可為雪每至秦隴頭遊魂自嗚咽臨別謂績曰吾久饑渴君至明日午時於宅西南為置酒饌錢物亦平生之分盡矣績許之及悲愴待旦至午時如言祭之忽有黑風自西来旋轉筵上飄卷紙錢及酒食皆飛去舉邑人覩之時貞元四年出河東記

盧頊

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於錢塘妻弘農楊氏其姑

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安養寺項宅於寺之北里有家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項家貧假食於郡内郭西堰堰去其宅數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常有一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裙蓬髮曳漆屐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須臾婦人至顧見牀下炭怒謂小金曰有炭而焚烟薰我何也舉足踏火火即滅以手批小金小金絶倒於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歲在旁大駭馳報於家家

人至已失婦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殭強如束命巫
人祀之釋然如是具陳其事居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
狸狀而尖嘴捲尾尾類犬身斑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
我猫兒小金曰素無為之柰何復批之小金又倒火亦
撲滅童子奔歸以報家人至小金復瞑然又祝之隨而
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
至寺門外寺殿後有一塔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
甚盛竚立而觀之即覺身不自制須臾車馬出左右辟

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馬問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對荅二人舉扶階上不令損紫衣者駐馬促後騎曰可速行冷淨地筵饌小金問旁人曰行何適人曰過大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其院中人來方見小金倒於堦上復驚異載歸祀酹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盧家方備粢盛之具其婦人見傒閃於牖戶之間以其闇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縶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息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呌婦人怒曰作餅子何不啖我家人

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窓外即言還你遂擲窓有聲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乾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懼方食遂筴一枚餺飩置户限上祝之於時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喫餺飩以兩手拒地合面於餺飩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鹽官縣若得一頓餺飩及顧船錢則不復來盧生如言遂訣别而去方欲焚錢財之時已見婦人背上

負錢焚畢而去小金遂釋然居閻者小金母先患風疾不能言忽於廚中應諾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傴衣濶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驚花容即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遣來傳語娘子別久好在楊郎盧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來盧生具傳懇辭以留受語而出門久之復命曰楊郎見傳語切令不用也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

言楊郎在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又問楊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東鄰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罰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樹中有穴久而能變化通靈故化作婦人又問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辭去即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鏤八問鏤八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

如此人遇之皆禍否答曰如他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點爾作客去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汝則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綉佛

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様綉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八口一伴四口又截頭髪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厄則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為除之老人曰易耳即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磨指則如墨漆染指上便背上點二灸處小金方醒具説其事即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頊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焉有聖賢來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夢老

人曰吾哀爾疾危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却喚我作鬼魅也吾亦不計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户然至三月末當須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有逃户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興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凡孝有靈筵神道交通他則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脱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

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隂闇處汝則易衣而潛去也小金曰諾聖賢前度灸背當時獲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復於崑崙手掌中研黑點腰間一處而去悟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差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後無事出通幽録

李章武

李章武字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

皆得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容貌閑美即之温然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訪辨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晉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紿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僦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

勤叙别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别後尋交頸應傷未别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又贈詩曰捻指環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玩循環無終極章有僕楊果者子婦齎錢一千以奬其敬事之勤既别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邽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宗會忽思曩好乃廻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闃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

已章武以為下里或廢業即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云某姓楊第六為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傔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為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閲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産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我初

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愛歡愛今與之别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脱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秖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啣恨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别所嘆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别

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却自下邽歸長安武定堡下邽郡官與張元宗攜酒宴飲既酣章武懐念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惆悵古城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郡官別獨

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嘆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助話亦感其誠而賦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名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亦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名玉工麄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槲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

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曰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静處開視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出李景亮為作傳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鬼二十六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國

子祭酒包佶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俊將候佶里門未開立馬門側旁有賣糕者其氣爊爊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檄者小囊氊帽坐於其側頗有欲糕之色俊為買而食之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衆竟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問俊下聽之曰某乃冥之吏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牓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者亦十年今復無名豈終無成乎曰君

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於冥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可曰陰錢三萬貫其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其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名俊欲指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乃指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

俊詣佶佶未冠聞俊來怒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頻見問吾其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曰俊懇於名者若愚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責奉謁佶唯唯色猶不平俊愈憂之乃變服伺佶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佶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荆不足以謝然廹於大權難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妄於某盖以某官閑也

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恃深顧外於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揩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揩去温字注俊字及牓出俊名果在巳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赴糕客之約迫暮將歸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為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勘其吏他祈共止之其背實有重杖者俊驚謝之且曰當如何

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後筮仕之後追勘貶降不絶於道纔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出續玄怪録

李赤

貞元中吳郡進士李赤者與趙敏之相同遊閩行及衢之信安去縣三十里宿於舘廳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赤於睡中蹶起下階與之揖讓良久即上廳開篋取紙筆作一書與其親云某為郭氏所選為壻詞旨重疊

訖乃封於篋中復下庭婦人抽其巾縊之敏之走出大
呌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赤如夢中所為明日又
偕行南次建中驛白晝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厠見赤坐
於牀大怒敏之曰方當禮謝為爾所驚浹日至閬屬寮
有與赤遊舊者設燕飲次又失赤敏之疾索於厠見赤
僵仆於地氣已絶矣出獨異志

韋浦

韋浦者自壽州士曹赴選至閿鄉逆旅方就食忽有一

人前拜曰客歸元昶常力鞭轡之任願備門下厮養卒浦視之衣甚垢而神彩爽邁因謂曰爾何從而至對曰某早蒙馮六郎職在河中歲月頗多給事亦勤甚見親任昨六郎絳州軒轅四郎同至此求卞判官買腰帶某於其下丐茶酒直遂其言語相及六郎謂某有所欺斥留於此某傭賤復尠資用非有符牒不能越關禁伏知二十二郎將西去某因而獲歸為願足矣或不棄頑下終賜鞭驅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許之食畢乃行十數

里承順指顧無不先意浦極謂得人俄而憩於茶肆有
䭾乘數十適至方觧轅縱牛齕草路左歸趨過牛羣以
手批一牛足牛即鳴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見遽將求醫
歸謂曰吾常為獸醫為爾療此牛即於墻下撿碎土少
許傅牛脚上因疾驅數十步牛遂如故衆皆興歎其主
乃買茶二斤即進於浦曰庸奴幸蒙見諾思以薄伎所
獲儌獻芹者浦益憐之次於潼關主人有稚兒戲於門
下乃見歸以手挃其背稚兒即驚悶絶食頃不寤主人

曰是狀為中惡疾呼二娘父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則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傳語主人此客鬼為祟吾且録之矣言其狀與服色真歸也又曰若以蘭湯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兒立愈浦見歸所為巳惡之及巫者有說呼則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旁忽見元昶破弊紫衫有若負而顧步甚重曰某不敢以為羞恥便不見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復言巳見責於華嶽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即金天也某為此

界不果閑行受笞至重方見二十二郎到京當得本處縣令無足憂也他日亦此佇還車耳浦云爾前所說馮六郎等豈皆人也歸曰馮六郎名夷即河伯軒轅天子之愛子也卞判官名和即昔刖足者也善別寶地府以為荆山玉使判官軒轅家奴因小事不相容忍遽令其失馮六郎意今日迍蹭實此之由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故黄帝四子軒轅四郎即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選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雖無

所覿肸蠁如有物焉出河東記

鄭馴

鄭馴貞元中進士擢第調補門下典儀第三十五莊居在華陰縣南五六里為一縣之勝馴兄弟四人曰駧曰驥曰騊騊與馴有科名時譽縣大夫洎邑客無不傾嚮之馴與渭橋之給判官高叔讓中外相厚時往求丐高為設鱠食其夜暴病霍亂而卒時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即為具棺櫬衾襚歛之冥器奴馬無不精備題冥器童

背一曰鷹兒一曰鶻子馬有青色者題云撒豆驄十數
日柩歸華陰别墅時邑客李道古遊虢川半月矣未知
馴之死也回至潼關西永豐倉路忽逢馴自北來車僕
甚盛李曰别來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氣忻然謂李曰多
荷渭橋老高所致即呼二童鷹兒鶻子參李大郎戲謂
曰明時文士乃蓄鷹鶻耶馴又指所乘馬曰兼請看僕
撒豆驄李曰僕頗有羨色如何馴曰但勤修令德致之
何難乃相與並轡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馴以馬策過曰

去家咫尺何必食為有頃到華陰岳廟東馴揖李曰自此逕路歸矣李曰且相隨至縣幸不迴路馴曰僕離家半月還要早歸固不肯過岳廟須臾李至縣問吏曰令與諸官何在曰適往縣南慰鄭三十四郎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鄭三十五郎今月初向渭橋亡神柩昨夜歸莊耳李驚然曰我適與鄭偕自潼關來一縣人吏皆曰不虛李愕然猶未之信即策馬疾馳往鄭莊中路逢縣吏崔頻縣丞裴懸主簿盧士瓊縣尉莊儒及其弟莊古邑

客韋納郭存中並自鄭莊回立馬敘言李乃大驚良久方能言且憂身之及禍後往來者往往於京城中閙處即逢行李僕馬不異李之所見而不復有言出河東記

魏朋

建州刺史魏朋任滿後客居南昌素無詩思後遇病迷惑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忽索筆抄詩言孤墳臨清江每覩白日晚松影揺長風蟾光落巖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為泉臺客復此異

鄉縣願言敦疇昔勿以棄疵賤詩意如其亡妻以贈朋也後十餘日朋卒出玄怪錄

道政坊宅

道政里十字街東貞元中有小宅怪異日見人居者必大遭凶禍時進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無患乃衆誇之云僕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謂此宅凶於次卿無何有李直方聞而答曰是先輩凶於宅人皆大笑後為東平節度李師古買為進奏院是時東平君每賀冬正常

五六十人鷹犬隨之武將軍吏烹炮屠宰悉以爲常進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負壯氣詰朝訪太史丞徐澤遇早出遂憩馬於其院此日東平軍士悉歸忽見堂上有傴背衣黲緋老人目且赤而有淚臨階曝陽西軒有一衣暗黃裙白褡襠老母荷擔二籠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爲釵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爲至此老母應曰高八丈萬福遽云且辭八丈移去近來此宅大蹀聒求住不得也章武知音

親說此宅本凶或云章武因此䏍粉黛耳出乾䐑子

鄭瓊羅

段文昌從弟某者貞元末自信安還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忽外有嗟嘆聲止息即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沒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頸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

湨中其夕再見夢於楊子令石義竟不為理復見寃氣於江石尚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為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君琴聲奇弄翕響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温谷訪内弟樊元則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一女鬼相隨請言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窣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即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旅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若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録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

曉紙上若煤汚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尺及聞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寃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塡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鬼二十七

獨孤穆　華州叅軍　趙叔牙

周濟川

獨孤穆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儀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

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有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麤承顏色謂可以終接周旋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媿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䆠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賔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為辭勿嫌疎漏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備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

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詢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為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敘故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識之幸盡言也縣主曰欲

自陳敘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而識初穆聞其姓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禀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為隋室將軍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生平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常在左右

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宫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辱罵之遂為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為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呑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宫殿刀鎗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汚黄屋邦家因遂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

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會顧土室以為榮丈夫立志操存没感其情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為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生平製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常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内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賛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荅之

曰皇天昔降禍隋室若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州
出門皆凶竪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頽波不可收望
夷既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哉
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笄不可求羅襦遺
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
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扆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黍
盡日悲宗周玉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兹一顧重願
以死節酬幽願倘不昧中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四悲

不自堪者久之逡巡青衣數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淚相對乎某請充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曰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佳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

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
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
微笑曰亦大强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羅袂
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為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
軒下長路青草啟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
曰曩日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
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為嘉耦
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云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

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縣主
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為皇后所愛常在宮內
來曰夜巳深矣獨孤郎宜且成禮其當奉候於東閣伺
曉拜賀於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卧內但覺
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為塵
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名來氏飲讌如初
因問穆曰承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
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既改葬妾獨

居此今為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為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為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為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為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葬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也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頽塋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濶忽此

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别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沾巾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州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為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穆皆與辭訣既出門迴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象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栁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

穆頗甚忽復數日穆乃入淮南京果遇王善交於市遂

獲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為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

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

穆乃深歎訝亦私為所親者言之時年正月自江南回

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

草葬必有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為祝文以祭之葬

於安善門外其夜獨宿於村墅縣主復至謂穆曰還神

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

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見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覩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亦指之曰皆君之賜也歲至巳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為數千里遷葬復倡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巳卯穆辰起將出忽見數車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相見之期至乎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出異聞錄

華州參軍

華州栁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於長安閑遊上巳日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半立淺水之中後簾徐褰見摻手如玉指畫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絶代斜睨栁生良久栁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子入永崇里栁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栁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之請為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嫁得前時栁生足矣必不允某與

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之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為輕紅所誘又恱輕紅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待於君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然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三兩日内就禮事柳生極喜自備數百千財禮期内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於金城里居及旬月外金吾到永崇其母王

氏泣云某夫亡子女孤弱被姪不待禮會强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殂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王家金吾子常悅慕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潔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

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
使輕紅與柳生為期兼賫看圃豎令積糞堆與宅垣齊
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
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興訟
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
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女與輕紅相繼而歿王生
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於崔氏墳側柳生江陵
閑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女凝想形影且不知

存亡忽聞扣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女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女敘契濶悲歎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學箜篌中頗有功柳生即時買箜篌調弄絶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之門見輕紅驚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云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亦知是王生家人

因具言於柳生匿之王生蒼頭却還城具以其事言於王生王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之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於其側崔氏匀鉛黄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賔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從容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即江陵所施鉛黄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

郄蕘之二人入終南山訪道遂不返焉出乾𦠆子

趙叔牙

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徐州散將趙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窓外動揺窓紙聲問之其物自稱是鬼吳時劉得言窟宅在公牀下往來稍難公為我移出城南臺雨山下有雙大樹是我妻墓墓東埋之後必相報叔牙明旦出城視之信即日掘牀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來言謝曰今時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

告長史叔牙至明通狀請祈雨期三日雨足節度使司空張建封許之給其所須叔牙於石佛山設壇至三日且無雨當截耳城中觀者數千人時與寇鄰建封以為詐妄有謀晚衙杖殺之昏時大雨即令致祭補男為散騎時人以為事君當誠實令趙叔牙隱鬼所報雨至之期故自當死耳出祥異集

周濟川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俱好學

嘗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窓外有格格之聲久而不已濟川於窓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也於庭中東西南北趨走始則叉手俄而擺臂格格者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上堦再聲入門三聲即欲上牀巨川元呵罵轉急小兒曰阿母與兒乳巨川以掌擊之隨掌墮地舉即在牀矣騰趠之捷若猿玃家人聞之意有匪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之

其中也小兒節節解散如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出郭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拋擲跳躍自得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懸巨石而沉諸河欲負趨出於囊中仍云還同昨夜客耳餘日又來左手攜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前家人先備大木鑿空其中如鼓擈擁小兒於内以大鐵葉冐其兩端而釘之然後鏁一鐵懸巨石沉之大江負欲趨出云謝以棺

槨相送自是更不復來時貞元十七年出詳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二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鬼二十八

陸喬　盧江馮媪　竇玉

李和子　李僖伯

陸喬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沼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

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

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謁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為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即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

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録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而為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元暉彦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虚哉約亦吁嗟久之

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輩為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出宣室志

廬江馮媪

馮媪者廬江里中嗇夫之婦窮寡無子為鄉民賤棄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媪逐食於舒途經牧犢墅瞑值風雨止於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媪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攜三歲兒倚門悲泣前又見老叟與媪據牀而坐神氣慘慼言語呫囁有若徵索財物追逐之狀見馮媪至叟媪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入户備饘食理牀榻邀媪食息焉媪問其故女復泣曰此

兒父我之夫也明日別娶媼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筐筥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是有斯責媼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陰令梁倩女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女即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即其人也江官為鄼丞家累巨產發言不勝嗚咽媼不之異又久困寒餓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媼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縣東有甲第張簾帷具羔鴈人物紛然云今

夕有官家禮事媪問其郎即董江也媪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媪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詢其處即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即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詳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廹逐媪去媪言於邑人邑人皆為感歎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髙鉞天水趙儹河南宇文鼎會於傳舍宵話徵異各

盡見聞鉞具道其事公佐為之傳出異聞録

竇玉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於同州時賔館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唯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内獨牀上有褐衾牀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竇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為窄思與同居甚嘉其無姬僕也及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賔館喧故

寓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畧同此室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語笑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麗無比與竇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鑪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突衝人家竇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階聞閉户之聲曰

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言哉實辭
以非巳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
及明往覘之盡復其故實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
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為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
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即當告郡實曰此固秘事言亦
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
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
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

竇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王親重其為表丈也玉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其官慰問慇懃情禮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即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華味窮海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落

然逢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侍女年近長成今便合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憩玉於西廳具浴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朗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户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興香車皆具華燭前引自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

訖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為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以為夫婦便合相從何為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疋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用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未聞晝別宵會爾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

二小女得奉巾櫛葢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攜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出玄怪錄

李和子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偷狗及猫食之為坊市之患常臂鷂立於衢見二人紫

衣呼曰爾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揖之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懐中出一牒印文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為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鷂拜祈之曰我分死耳必為我暫留當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李氏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飲三碗六碗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為方便以

免二鬼相顧我等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以翌日及午為期因酬酒直且反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氷齒和子遽歸如期備酬焚之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人間三日也出酉陽雜俎

李僖伯

隴西李僖伯元和九年任温縣常為予說元和初調選

時上都興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訪同選人忽於興道東門北下曲馬前見一短女人服孝衣約長三尺已來言語聲音若大婦人咄咄似有所尤即云千忍萬忍終須決一塲我終不放伊彈指數下云大奇大奇僖伯鼓動後出心私異之亦不敢問日旰及廣衢車馬已鬧此婦女為行路所恠不知其由如此兩日稍稍人多只在崇仁北街居無何僖伯自省門東出及景風門見廣衢中人鬧已萬萬如東西隅之戲塲大圍之其間無數小

兒環坐短女人在前布冪其首言詞轉無次第羣小兒
大共嗤笑有人欲近之則來拿攫小兒又退如是日中
看者轉衆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兒突前牽其冪首布遂
落見三尺小青竹掛一髑髏髐然金吾以其事上聞出乾𦠆子

乾隆御覽之寶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三